



## 老小孩

自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后，就变得沉默寡言了，走路也变成两脚踮着往前蹭，军人出身、一向行如风并且爱说爱笑的父亲不见了。母亲起初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但后来还是坚强面对。

自从父亲得了这个病，每天都要吃好几种药，这对于吃药从来不会直接往下咽、无论多么苦都要慢慢嚼着吃的父亲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折磨。一次，母亲在厨房洗碗，一抬头，就看见父亲正把嚼在嘴里的药偷偷吐进垃圾桶里，他说苦，不好吃，母亲哭笑不得，说哪有药嚼着吃是不苦的。从此，父亲每次吃药，母亲都要看着他吃，防止父亲偷偷吐药。有时一顿药要吃上一个多小时，很多时候母亲要拿了糖或蜂蜜哄着他吃，母亲说父亲现在就像个不懂事的老小孩。

父亲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就特别粘着母亲，有时，母亲出去买东西，他就会出去找，一出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还得母亲再去把他找回来。

一次，父亲住院了，稍好点就闹着要

回家，陪床的大哥没办法，只好与母亲开了手机视频，见到母亲，在母亲的安慰下，父亲很快安静下来。谁知，夜里，他还是要偷偷跑回家，幸好被医护人员发现。

后来，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：不能下床了，吞咽功能下降了，一日三餐和吃药，只能躺仰着由母亲来喂。再后来，父亲不能咀嚼食物了，母亲就把食物搅碎做熟了喂父亲吃，但是父亲说不好吃。没办法，母亲只能嚼碎了喂，一嚼就是三年，这对于满口假牙、已经80多岁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难，但只要父亲吃，再难母亲也高兴。

很多次，我望着日渐衰老、消瘦的母亲没日没夜地照顾父亲，很是心疼。今天的父亲宛若孩提时代的我们。那时父亲在外当兵，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人，还要照顾爷爷奶奶，很是辛苦。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们都能自食其力了，母亲也该享清福了，谁知父亲又突然得了这样的病，母亲依然被拴在了家里，哪儿也动弹不得。

母亲经常在夜里睡不着时，抚摸着父亲的手说：“老头子，你要好好活着啊，好给我做个伴儿，你要是先走了，扔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！”起初父亲还会“嗯”一声，或者哼哼几声像小孩子一样和母亲撒个娇。后来，父亲似乎不怎么能说话了，只偶尔点点头。再后来，母亲无论再说什么，父亲都好像听不懂了，没有了任何回应。

前些天，父亲再次出院回家。母亲很欣慰，说父亲又能陪伴她了。她每天变着样地喂父亲饭，从蛋白粉糊糊、小米稀粥，到面条、鸡蛋羹，直到父亲带着一脸满足走了。

母亲的老小孩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地走了，母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几天的时间，银发脱落。至今，她仍固执地守着她和父亲的小院，不肯离开。

母亲的老小孩走了，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商量好了，要轮流回去陪伴她。因为父亲不在了，母亲就是我们的老小孩啊！

付景莉



## 老妈独居不孤独

我妈又在家搞重建，把耳房里的杂物都搬出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，四张单人沙发，靠墙放了一张沙发床，还将书橱搬进了耳房，将家里的存书还有我的样刊样报都请进了耳房。耳房一角放了一台饮水机，一旁摆了一个小茶几，放置水果零食。

家里有客厅，再弄这么一间干嘛？我妈说，不是客厅，是打牌室。

我妈原来不喜欢打牌，牌技也不行，最近半年来，在闺蜜们的影响下，居然爱上了打牌。这些老人们聚在一起边打边聊，打的不是牌，是寂寞。

村里好几个老年人打牌点，村委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有，但那里人多，我妈嫌乱。我妈说老去高大妈家打牌不太好，高大妈儿女不回家还好，若回家了，那么多人在人家客厅打牌，多有打扰。我妈参观了村里好几个家庭打牌点，都有这个弊端，于是就决定在自己家里专设一间打牌室，和客厅分开，互不影响。

我妈的打牌室收拾完毕，邀老友们来参观，正好那天我回家，见我妈和几位老友在打牌，宋阿姨则半躺在沙发床上看书。我回家后，我妈和我聊天，宋阿姨便接替我妈上了牌桌。

我悄悄逗我妈：“你们打牌赢钱吗？”我妈说：“我们纯属娱乐，又不是赌博。”

“那打牌有啥意思呀？”

我妈回：“活动手脑，消磨时光。”

我妈的心思我明白，我爸去世后，我妈不想和儿女一块儿住，一人独居乡下，种菜养花，每天活得也挺充实，但我家住的位置有点儿偏，邻居很少，我妈从去年开始恋群，每天吃完饭便骑着电三轮去找高大妈玩，高大妈住在村中，住户密集，老年人居多，大家凑一起打牌唠嗑。

人到老年，便成老顽童了。打牌话桑麻太单一了，我给妈妈置办了电子琴和点歌机，让我妈和老友们打牌累了，也弹弹唱唱娱乐一下。依我家的位置，还刚好吵不到邻居。

哥哥也支持我妈，每次回家都带一兜零食，让我妈和老友们分享。如今，我妈再不用外出玩了，每天都有老人来我家玩，因为我家“打牌室”更专业，家里一天到头不断人。

最近回家，看到好几位大妈在帮我妈种菜，中午我妈招呼大家都留家吃饭。我妈真是变了，她年轻时喜欢清静，标准宅女，现在不喜独处，喜欢热闹，爱交朋友。

我妈听我夸她，笑着说：“我又不喜欢和你们同住，自己住，你们又不放心，这下好了，把家里打造成半个老年活动中心，每天都有人来玩，既打发了孤独，相互之间还有照顾。”

抱团养老，独居但不独活，这种养老方式自己舒心，儿女放心。

马海霞



## 感恩岳母

在我成家的数十年中，家里之所以一切井然，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没有焦头烂额过，岳母功不可没。

妻子在邻县医院上班，我在外地军营，幼小的女儿由岳母带管。岳母在街边摆了一个冷饮摊。遮阳伞下，岳母编儿歌，女儿在电话里学唱给我：“爸爸一个家，妈妈一个家，生下小叶子，住在外婆家”。女儿稚嫩的声音，穿过一根细细的电话线，成为异乡的我最柔美的牵挂。

那段日子，岳母操持着大家庭里的炊烟袅袅，温馨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短暂相聚。

跨越岁月的长河，我们步入了中年，岳父母的步履也渐渐蹒跚。体悟到我们天各一方、聚少离多，岳母给了我们数不清的关爱。每次一进家门，岳母总会拿出舍不得吃的一堆东西塞过

来。有好几次，东西都变味了，妻子忍不住埋怨：“你们不要什么都舍不得吃，瞧瞧，放坏了吧？”岳母也只是乐呵呵地说：“可惜了，可惜了！”

一次，我们快要离开时，岳母悄悄走到中间屋子，从冰箱冷冻抽屉里取出一个包装完好的食品袋说：“你们把豆包馍带上。”岳母的视力靠注射药物维持，下楼时腿也摔伤过，走路颤颤巍巍的。可她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，知道我喜欢吃红豆馍，竟一个人在厨房里摸索着，用高压锅闷好豆馅，然后发面、醒面、揉面，蒸好豆包馍，放凉后冻在冰箱里，等着我回去……

我在市区的房子里有暖气，曾接岳父母来过冬。一次岳母给我说：“我们过来住，让你们太破费了。”“马桶上的卫生纸，没几天一卷就没了，太浪费了，

城市里干啥都要钱，要节省点过日子。”暖气停后送岳父母回去后，才发现抽屉底层里，有一沓他们偷偷留下的钱。岳父的那一笔微薄的退休金，还不够两位老人平时的药钱。他们攒点钱不容易，可当我们把钱送回去，岳母又偷偷塞回我们的包里。

每次我们返回几十公里外的小家后，一定要等到平安的音讯，岳母才安心。一次，半夜十一点多，我们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电话突然响了，话筒里传来岳母焦急的询问。原来，我们回来后忘记报平安了，此后倒是再也不敢忘了报平安这件事儿。

岳母不善言辞，却把对我们的爱都藏进了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庆幸，身边有这么一位什么时候都“好用”、什么时候都默默关注着我们的岳母。武华民

